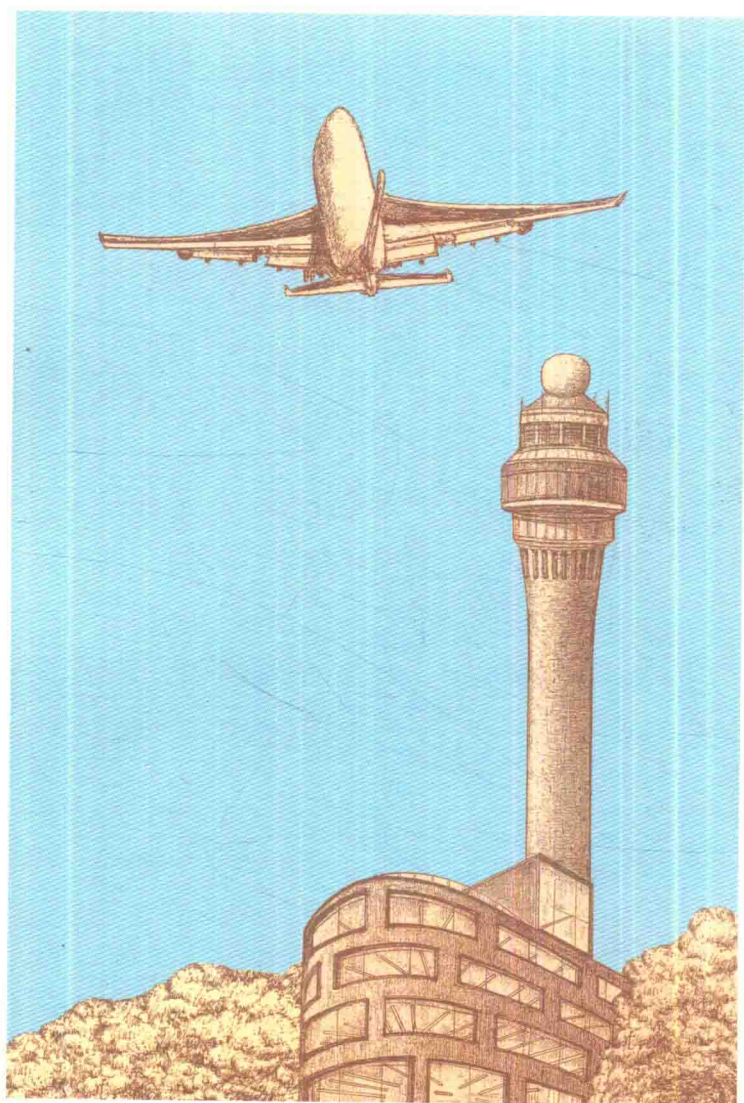


马上起飞

詹东新

著



*Taking off
right now!*

马上起飞

詹东新

著

*Taking off
right now!*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上起飞 / 詹东新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8.8

ISBN 978-7-5496-2698-4

I. ①马… II. ①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80913 号

马上起飞

著 者 / 詹东新

插 图 / 屠 莺

责任编辑 / 徐曙蕾

封面装帧 / MORE 创意·设计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颀辉印刷厂

版 次 /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256 千字

印 张 / 19.5

ISBN 978-7-5496-2698-4

定 价 / 48.00 元

目录

- 第一章 女管制员 / 1
- 第二章 进近高度 / 27
- 第三章 云上世界 / 50
- 第四章 空中险情 / 73
- 第五章 五星机长 / 98
- 第六章 越洋专机 / 122
- 第七章 中国空姐 / 146
- 第八章 生死通道 / 173
- 第九章 直升飞机 / 199
- 第十章 延误难题 / 226
- 第十一章 薪火不熄 / 253
- 第十二章 马上起飞 / 278

第一章 女管制员

1

航空塔台。

旭日东升，晨光泼洒。朵朵白云点缀下的天空，美不胜收。

女管制员沈梦纱美眸微眯，目光灼灼地逡巡着面前的雷达屏幕。显示器上，分布着向机场区汇集的条条航线，这些密密麻麻的航线如蜘蛛网似的交织在一起，每一架飞机被描绘成一个点，无数个点在不同的航线中穿来穿去，演绎着它们不同的航班轨迹。

沈梦纱今年二十八岁，桃腮杏眼，纤腰长腿，从民航大学毕业走上管制岗位六年，已成长为年轻的业务尖子。

今天在塔台席上和她搭班的是管制员戈晖。这是一位魁梧的小伙子，她的学弟，从业四年，特希望和她搭班。和美眉共班，瞧着也养眼。

戈晖眺望着东边大海方向的云彩，说：“阳光这么灿烂，还说下午要变天。哈哈，这像台风外围吗？”

沈梦纱目光紧盯荧屏：“别忘了蝴蝶效应。气象预报说，晚上有强风暴雨。”

她瞥了一眼脚下远阔的机场。4 000 米长、60 米宽的跑道自南向北伸

展,几乎和海水交融。滑行道上,各航空公司的班机排着队,一架跟着一架,缓缓向前滑行,直至跑道头,待她的起飞指令下达后,加速滑行,而后一跃升空,刺向无边的天际。

她凝眉抬头。

跑道端上空,四架客机打着闪亮的前照灯,在空中连成一条直线,由远及近缓缓降落。

她以标准的英语、清朗的口齿,有条不紊地发着准许降落或起飞的指令。

“DLH728, surface wind 030 at 4 meters, QNH1013, runway 02 clear to land.”(汉莎 728,地面风 030/4 米,修正海压 1013,跑道 02,可以落地。)

今天她主班,所有的指令由她发出,旁边的副班戈晖负责监控和纠错,也不轻松。

戈晖轻轻嘀咕了一声:“嗨,满天都是飞机,地上满是飞机,咱们一夜之间,就变成了航空大国。”

沈梦纱懒得理他,凝神关注每一架飞机的动态,精准地发着不同的口令。她已保持了多年无差错的纪录。

屏幕上,一架飞机转了个大弯,快速进入长五边(跑道延长线的上空),并迅速放下了起落架。航迹显示,这架飞机明显快于前机,已接近前后间隔六公里的极限。

她暗骂一句:这家伙,几乎压着前机飞,速度还不降下来!

不料旁边的戈晖嘟哝道:“听声音,好像是兰机长的飞机,转弯平稳,像大雁一样,技术超赞,结棍!”

她冷哼一声,心下道:你以为你是谁,令狐冲?你以为在开汽车,冲得这么猛,想插队,想快点落地?谁不想!尽管不算太违规,但速度不压住,等于穿在了另一架应该从左侧进入的飞机的前面,如果放任他这么做,后一架飞机就得绕出去飞一圈。不行,对这种“捣蛋鬼”必须得“拎”出

去，不能惯成他们这种怪毛病。

她以清冷的嗓音发出了让该机出列，绕场一圈再加入五边的指令，并让他联系进近管制员。

“塔台，为什么让我转一圈，不好好的吗？”机长在波道里问着，音调带着不解与不满。

旁边的戈晖捂住话筒，别过头来说：“梦姐，这样会得罪人的。”

她也捂住话筒：“小油条！我就是要得罪这些需要得罪的人。不懂规矩！”

无暇啰嗦。她翕动一下那薄薄的嘴唇，说话字正腔圆：“别问为什么，让你转出去，就转出去。”

“小姑娘，你这不耗我油么？我可是回回拿节油奖的。”

嘿，你拿了节油奖，人家可就拿不着了。

她黛眉竖起，水眸里染了一抹愠怒，冷冷地说：“飞机多，波道忙，没时间跟你解释，听指挥，飞出去！”

对方不再吱声，驾机做了个漂亮的倾斜动作，翅膀微微一晃，转出去了。

戈晖听清声音了。“果然是兰晓天，兰机长。”他呐呐地说。

沈梦纱心想，我管他蓝机长、绿机长，还是红机长，该“拎”出去，就得拎出去；该出列，必须得出列。

兰晓天机长在沈梦纱的指令下，绕飞出去，在进近管制员的指挥下，转了个大圈，重新排队进入长五边，又在她的口令下，降落在光滑如砺的跑道上，迟了十分钟。

两小时后，另两名管制员上岗，将他们替换下去休息。航空管制属高强度、高风险岗位，类似于走钢丝的干活，规定两小时换一次岗，保证两小时后有更充沛的精力继续指挥。

早高峰一系列指挥，程序一环扣一环，沈梦纱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，下来后才感到后背黏糊糊的难受。进入女更衣室，除去衣服，用干毛巾将

上身的汗渍擦了又擦，觉得舒爽多了。方端起自带的茶杯，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，长长舒出一口气。

来到公共休息区，和别的席位管制员聊了几句。戈晖后脚趔了过来。

戈晖头皮有些发麻，轻声说：“兰晓天，他下班后可能会找我们的。”

“找你，跟我啥相干？”

“他也认得你的，肯定已经听出了你的声音。都是民航大出来的校友、学长。”

“那更应该拎得清，更应该理解。飞行人员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那架飞机，是局部一个点，我们关注的是一个面，全面的面。”

戈晖摇了摇头，无语。

高峰过后的瞬间，热闹的天空忽然安静了下来。地面的飞机慢悠悠地滑行，天上的飞机不紧不慢地接近。似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空档，宁静的空档。但这种少有的安静是常人眼中的安静，却不是沈梦纱这些管制员眼中的安静。

2

下午，老天哗啦一下变脸，片片黑云从东海方向袭来。

“乌鸦嘴，还说天好。”沈梦纱对着戈晖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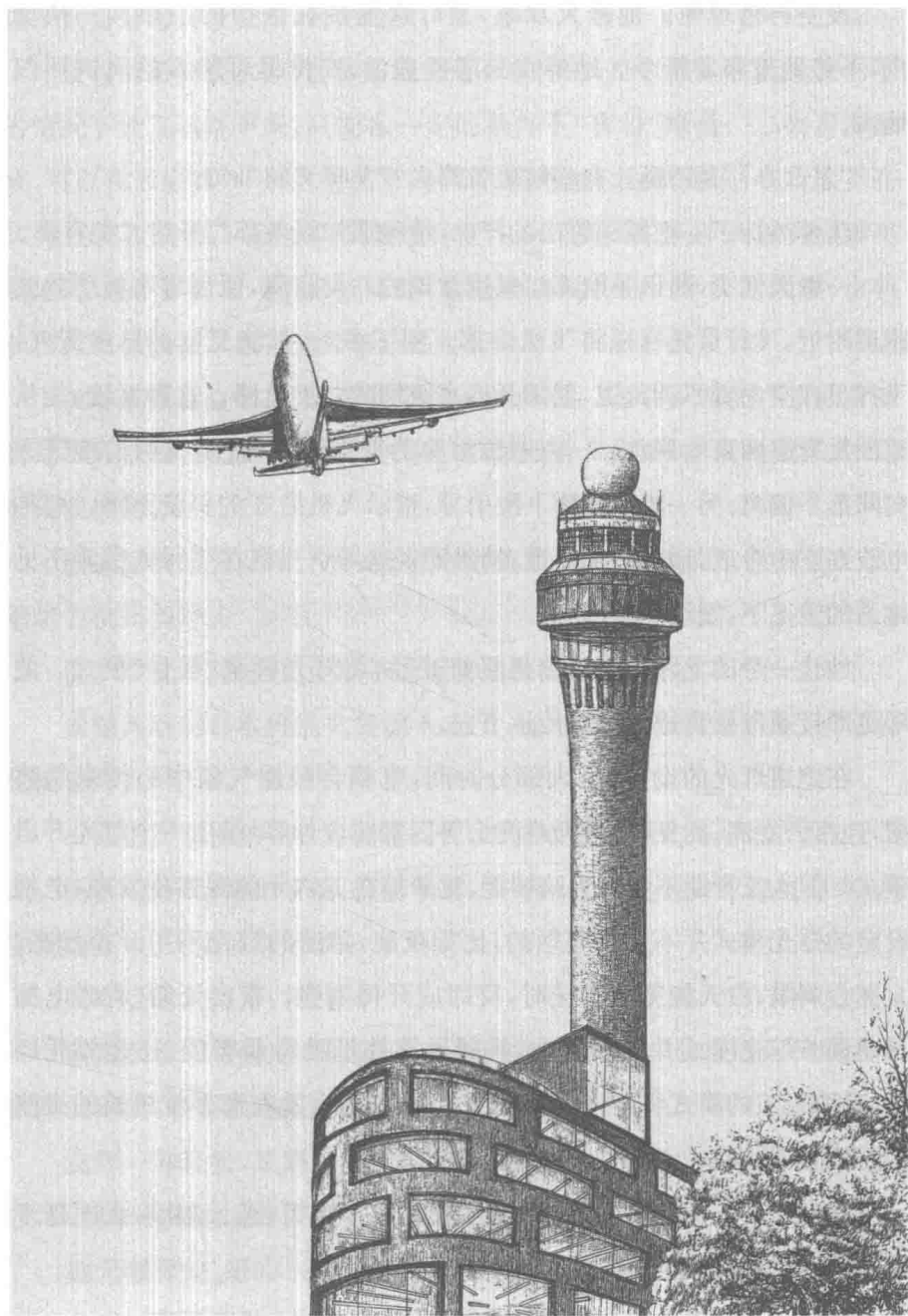
戈晖叹口气道：“唉，天要刮风，娘要嫁人，没法子的事。”

她白了他一眼：“打起精神，接班去。”

一到班上，沈梦纱快速浏览气象中心送来的天气图。气象雷达不间断地更新着最新的资料，预报提示，台风“美莎”今晚从东海方向经过，虽不登陆，但擦肩而过的威力，也足以带来狂风骤雨。

下午四时，天象骤变，能见度剧降。

遥望天空中滚动的乌云，戈晖紧张地说：“梦姐，黑云压城，怕吃不消，是不是要关机场？”



她双眉微锁：“你早上不还说，天气晴好？”

没空再搭理他。她瞪大双眼，紧盯着盘旋在空中的一架又一架班机，不停地发布着指令。她要在云层覆盖前，安排尽可能多的飞机回归地面。

“怎么办？是不是让有些航班备降去？”戈晖又问一句。

沈梦纱抹了一把额头冒出的汗珠，请他通知设备部门开启二类盲降。

一般天气下，通讯导航部门只用常规的一类盲降，便可将飞机引导到跑道附近，飞行员凭目视将飞机降落。到了多云、低能见度的恶劣天气，飞行员在空中看不到跑道，就需开启高级别的二类盲降。这种系统，能从地面发射出两束电磁波：一束电磁波称为航向引导，指示飞机沿跑道方向降落不偏离；另一束电波称下滑引导，指示飞机沿 3° 的斜度下降。两种电波在空中合成，形成下降通道，精确无误地导引飞机在飞行人员看不见跑道的情况下，缓缓下降。

她让一旁的戈晖打电话给机场灯光科，将灯光调至“晨昏”模式。戈晖迅即接通电话将她的意思传达下去。

在跑道灯光的设置上，大部分时间，电脑会根据气象中心传来的数据，包括云底高、能见度、白天或晚上等因素综合计算，给出一个灯光开启模式。但人工智能不代表人脑智能，沈梦纱在五六年观察中发现，电脑设定的灯光模式并不是最理想的，比如夜晚，跑道的灯光不用开得过亮，太亮会刺眼；白天能见度不佳时，反而应开得闪亮。事实证明，有时电脑自动调节灯光模式并不最精准，机器运算并不见得最智能，还是要凭经验，采取人工的模式将灯光调至最佳。这个问题，她在和多位机长的交流中，得到了共识。

暮云四合。戈晖揉了揉眼睛，不安地说：“梦姐，黑云翻滚，天气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怎么着，关不关跑道？”

沈梦纱比他更心焦。快到临界天气了，天上的飞机还挺多。

“对外发布航行通告，本场不再接收飞机进港。”

她倏地坐直身子，瞬间，又干脆站立起来：“到机场上空附近的，让机组根据自身的驾驶技术，自由选项。”

按目前的科技水准，盲降系统也是有条件的，难以做到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让飞机落下来，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“盲目”降落。二类盲降系统，可以在云底高 30 米的情况下，引导飞机落地。也就是说，飞行人员在 30 米的高度仍看不见跑道，只能选择复飞，不能落地；但到 30 米高度看见跑道时，也不是所有飞机都能降落，这是给出机长的一个决断高度，由机长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选择落还是走。

戈晖也跟着立起身来，眸底划过几抹异色。他不安地说：“紧挨着的都是国际航班，最前面一架是美国飞机，紧跟着日本的，然后是俄国的，再后是我国的。”

波道里响起美国飞行员叽里呱啦的英语，意思是他的飞机油量足够，请求去杭州备降。

沈梦纱立即同意，让他联系进近管制员，转飞杭州。

紧随其后的日本班机见美国人走了，也一加油门，拉起机头，申请去外地备降。

一架俄罗斯伊尔-96 客机的机长，带着浓重的俄式英语说：“我，想试试。”语音刚落，已钻出云层，稳稳下落。一会，飞机发出尖厉的擦地声，落在跑道正中，飞快地滑走了。

戈晖竖起大拇指：“厉害。”

紧紧跟着的两架国内航班，也步俄国客机的后尘，从跑道延长线上不断降低高度，轻飘飘地落在跑道上。

戈晖一阵轻松，又跷了跷大拇指：“哇塞，这几年看，咱中国飞行员的技术，越来越超越老外了。”

她无暇睬他，眉心一扬，自顾自说：“这下，真的该关闭机场了。”

戈晖抓耳挠腮，无奈地说：“动一发牵全身，跑道一关，许多飞机要去外地备降，相关机场要流控，全国都要乱一阵子了。”

她沉了沉眼神，唉叹道：“天昏地暗，只好关张了。相信机组和乘客们能理会。”

3

晚饭送来了，一律的盒饭。

对吃什么，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，只当作一桩事体，完成填饱肚皮的任务。打开盒盖，发现今天的菜还真不错，两块条肉，四只虾，两个炒蔬。

沈梦纱不及细看，就伸箸下去，一边嚼着，一边不停地往嘴里扒着。几年来，她在工作中的吃饭，变成了扒饭，简直跟打仗差不多，筷子不停地扒，嘴巴和舌头不停地嚼和咽，不到十分钟，一顿夜饭已然解决。

夜，沉闷下来。“美莎”掠过东海，带来的大风在厚重结实的玻璃窗外耍着威风，呼呼地嘶叫着，尖厉刺耳。一会，怪风像变了形的音响，拉长与扭曲的呼啦声如鬼哭狼嚎，一阵紧逼一阵。孤零零的塔台像悬着的浮萍，显得孤立无助，开始微微颤抖。

风力持续加大，超过了每秒 15 米，百米塔台出现明显晃动。一名新来的女管制员脸色刷白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戈晖男子气十足地说：“哭什么！”

那女管制员呼吸一窒，哆嗦着说：“梦姐，摇得这么结棍，会不会塌下去？”

“说什么呢！这塔台建筑全是钢筋水泥垒起来的，可抗八级以上强震。”她拍拍新管制员的肩膀，“淡定，别担心。机场已关闭，大家，唉，也是，这个，心里害怕的，别待在上面，可以先撤到底下去。”

女管制员抹了把眼泪，“嗯”了一声，乘电梯下楼去。

风力持续加强，已到了每秒 30 米的速度，塔台的摇晃更剧烈了。一会，两名男管制员居然哗啦一下呕吐了起来。她大为惊骇——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，顿时，一股凉意蔓延到四肢百骸。

她知道，塔台建筑设计为圆柱形，上百米的高度，下细上粗，顶部为工作间，受到强风袭击，就会摇晃。它不同于民用建筑，无论住宅或商务楼，即使 30 层以上，甚至 60 层、80 层，由于体积庞大，构成一个整体，虽遇狂风，也不易摇晃，或者只是微小晃动，一般人难以感觉。而塔台不同，细长像毛竹，头重脚轻，遭风吹，“梢头”就会晃动。

这次是沈梦纱从业以来遇到的最强劲的一次风力，许多人在摇晃中呕吐也属正常。按要求，就算眼下机场关闭，没啥飞机起降，但塔楼上还需要有人值守，晚间还要不停地和气象部门及进近、区域等管制部门沟通联络。

两名负责放行和地面滑行的管制员吐得脸色铁青，晕头转向。沈梦纱举起右手，掌心朝外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底层休息，我在上面留守。”

戈晖颤动了下肩膀，咬咬牙说：“梦姐在，我也不能下去。”

她嘴角的弧度微微上翘，亲和地说：“用不着，我一个人值着就可以了，你们下去，有事再呼你们。”

戈晖高大的身躯站立起来，右手一摇：“不，我陪梦姐一起蹲守。”

另一名年龄稍大的男管制员也要求留下，跟着塔台一起晃。

她嘿嘿轻笑道：“我好感动。”

几名管制员离开后，戈晖战战兢兢地问：“今天摆动这么大，这塔，会不会倒？要是真有事，咱年纪轻轻……可就挂了。”

她一撩秀发，语气无比淡定：“怎么会呢，那是弹性。好比车在高架上，遇到侧风大时，桥就会晃，人和车也会晃，但哪能断？设计人员早就将各类因素考虑在内了，哪怕摇得再猛烈些，也绝不会断裂。”

戈晖心定了不少，嗫嚅道：“我忽然发现，女人的抗压能力胜过男人。听师傅说，2010 年世博会期间，局里办了个太极班，利用中午休息时教学。开始时，男男女女七十多人，嘻嘻哈哈练拳脚，由于陈式太极训练强度大，又是中午时间，溜号的人越来越多，时至今日，坚持下来的只有二十人，而且大部分为女性。”

“所以，你们要是害怕，尽可以撤离。”

两个男管制咬了咬牙齿，说：“你不撤，咱就不撤。”

“谢谢你们了，大男人。”沈梦纱直了直小蛮腰，说，“干管制这一行，就这样，女人当男人用，男人当牛马用。”

年龄稍大的那名男管制员说：“小沈你休息会，我和戈晖守着就行。”

她揉了揉眼角：“外面这么大动静，怎么可能休息？不过，这种经历很难得。”

不时有底下的管制员乘电梯上来，询问要不要换下去休息。她摆摆手：“我这个人怪，过了十二点不睡，精神特亢奋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还是我在这儿吧，听听风声、雨声、机器声。”

上来的几人又下去了。

沈梦纱说：“毕竟，这种经历，也不是人人能撞上的。”

上面继续晃动着，戈晖等几个脸上白一阵，灰一阵。

4

后半夜，戈晖迷迷糊糊中觉着，拍打在巨幅玻璃上的风声小了，机场区制高点的塔台也不再晃动，不禁精神一振。张开眯着的双眼，瞧了瞧沈梦纱。她正聚精会神地查看电脑上的云图，阅读气象中心传过来的天气预测；一会，又点开雷达屏幕，观察周边空域的飞行信息。

“五点以后，天气好转。”她似自言自语，又似对他说着。

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心下说，难道她脑后也长眼睛？

“你笑什么？”她说，“台风过去了。”

“我在笑你对谁说话。”戈晖说。

“我对自己说话，怕得孤寂症。”

不到六点，“美莎”远去，天已放亮。虽有乌云片片，但能见度已提升到800米以上，机场开放。原本上大夜班的管制员——包括呕吐空了肠

胃的几名管制员全部上位，着手各自的工作。

这类枢纽机场的塔台管制室，有几十名管制员，一次换班超过十人，有负责飞机放行的，有负责地面滑行的，也有像她这样负责飞机降落和起飞的。根据需要，各岗位间可以交换。在这群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的管制队伍里，女性占了三分之一。

沈梦纱早上八点下班，她要赶在下班前，将昨晚积压和早高峰应该放行的航班集中放飞出港。通常，早上七八点以前，进港的航班相对较少。

昨晚，她利用机场关闭、无航班的空闲，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心得，精心构思了一个快速排放大流量航班的预案，这个方案，她曾在无数次当班中斟酌过。

她很快组织起几十架飞机一大组的航班波，集中离港。在其他管制员的配合下，她一只眼睛盯着雷达屏，一只眼睛盯着跑道，密集地发着一个接一个的指令。副班戈晖则帮她检查每个航班的电子进程单，帮她监控、核对每个指令的正确度，防止出现“错、忘、漏”。在她清朗和连珠炮似的口令下，地面的飞机从不同的廊桥位滑出，在滑行道上排起长队，缓缓向前移动。当前一架飞机抬起前轮离地时，她命令后一架飞机立马前移，转弯，将机头对准跑道，待前机的尾流一消失，马上加速滑行，拔地，破空而去。由于有效利用了前机助跑滑行、后机同时转弯对准跑道的刹那宝贵时间，每架飞机差不多节省了 26 秒时间，六十架飞机省下了约半小时的黄金时间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在同样的时段内，几乎多放飞了二十多架飞机。

八点钟不到，她将昨晚积压和今早计划中的飞机以航班波的形式集中释放了出去。当班的有位二级管制员，从业十五年，曾到伦敦、亚特兰大等管制中心学习，也见识过国内外诸多枢纽机场的航班波放飞，但还是被沈梦纱高效的指挥所震撼。

戈晖这个副班当得一点也不轻松，高峰过后，他松了一口气，由衷地说：“乖乖了不得，梦姐，硬是挤出了二十多架飞机的流量，将昨晚台风积

压的航班呼啦一下全放跑了。”

“遇到这种恶天气，机组、空乘、旅客比我们更心急，咱只好捏着一把汗，将潜力抠到极限。”

“可是，如果衔接不当，这样做也有风险。”戈晖说。

“你走楼梯还有风险呐。”她指指自己的心窝，“这里有数。”

瞧着一架架飞机跃空而去，她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轻松。

后来，管制部门将沈梦纱的经历提升为经验，用于早高峰大面积航班的离港。

早上八点，陆续有国内外机场飞来的航班落地。

新上班的十几名管制员从沈梦纱他们手中接过座位和话筒，开始新一轮的工作。

离开位置，她一阵目眩，才觉得眼前满是金星，身体像散了架似的。脚底打飘，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，她右手一扶，撑住，调匀了呼吸才敢迈步。侥幸没人发现。她挺了挺腰杆，露出略显苍白的微笑，和接班的同事们打招呼。昨天特情，她白天连晚上超时工作了。

学姐白雪梅赶了上来，拍了拍她的小肩，细声道：“后天你休息，去涮火锅——茂名路新开了家火锅，料理超鲜，说得提前一个月订座，看它牛吹得比天大，嘿嘿，我试了试，昨天就订到了位，中午的。好久没聚了，哎，还有两位民航大的空乘校友一块去。”

她最近很累，还要看几本书，本不想去，但前几次聚会由于老家来人也都没去成，这回不好再推，只得应允：“白姐，我事比较多，看情况吧。”

“什么再看情况，已经定了。再说，过段时间你要调进近管制室，去西郊的森林里上班，见面机会少了，更应该去。”白雪梅笑咪咪地说。

她刚要说什么，白雪梅抢着说：“你的小跟班戈晖已经答应了，他说必去，你更要到。”

沈梦纱无语，不太情愿地点点头。

回到她的出租屋，狂睡了八小时，体力才恢复。看了会《战争与和平》

后半部分，忽然想起租的屋子该付租金了，通过手机银行将两个月共计七千元的租金划给了房东。想想怅然，来 H 市工作多年，户口问题还没解决，还在排队，现在只是居住证。没有户口，即使攒够了首付，能买套五十平的二手房，仍在限购之列。买不了房，只能租房，继续租房……她惨然一笑，仰头躺倒在她的单人床上。

想到户口，呼吸又沉重起来。一个星期前，一同事因没户口，买不了房，辞职了，去甘肃家乡发展。同样干管制工作，收入相差无几，但老家房子便宜，人脉关系熟，部分人就走了这条道。

但她不能，她爱这个城市，喜欢这儿的人文，喜欢这儿带点小资情调的街景，尤其是梧桐落叶后的老建筑，满是诗情画意。租房，对她来说没什么，国外许多人一生都租房住，不也挺好？她要留在这儿，扎根在这儿。更主要的，这儿管制单位大，人气旺，作为一名管制员，可以指挥更多的飞机，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。每当往雷达屏幕前一站，她就似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将领，自尊无比。这是一个令人心动，令青春韶华能够充分释放的地方。

5

沈梦纱出生在西施的故乡，父母为当地小读书人。因为她的家乡有条西施曾经浣过纱的溪，遂将她取名为梦纱，希望她能沾点浣纱溪的光，长成西施那样的逆天颜值。虽然世人都未曾见过西施羞花闭月的容貌，但瞧着沈梦纱，倒也的确是个美人胚子，柳腰长腿，眉目清丽，还带点冷冷的媚，在民航大期间，曾被人誉为三朵校花之一。

沈爸从小将她当男孩一样养，有言在先：十八岁以后，长大成人，独立生活，开销自筹。以为是说着玩的，不想老爸一言九鼎，言出必践。十八岁那年，她考进了师大，也是老爸“断供”之时。孤身一人在华师大，一边读书，一边家教，学费、生活费全部自理。她是被老爸“逼上自立”的。